

王鼎鈞
作品系列

怒目少年

回忆录四部曲之一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王鼎鈞
作品系列

怒目少年

回忆录四部曲之二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怒目少年：回忆录四部曲之二 / 王鼎钧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.1
(王鼎钧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108-04228-6

I. ①怒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6418 号

本书由台北尔雅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。我店取得作者正式授权，
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责任编辑 饶淑荣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卢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15.25

字 数 198 千字

印 数 00,001 - 20,000 册

定 价 32.00 元

与生命对话（代序）

王鼎钧

1

这些年，常常看见有人在文章里质问：“中国人，你为什么不会生气？”

中国人会生气，敢生气，也曾经怒不可遏。“地无分东西南北，人无分男女老幼”，一齐怒火炙心的时候，也曾使“山岳崩颓、风云变色”，一个人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也曾“忘其身以及其亲”。

远者固无论矣，以我及身所见所闻，中国人为了“华人与犬不得入内”而生气，为了挥动东洋刀砍掉中国人的脑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气，直气得开着大卡车冲进黄浦江，气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弹绑在前胸后背往坦克底下钻。中国人也为了从香港到重庆的飞机上有一只洋狗而生气，也曾为了庄稼汉沿街叫卖他的小女儿而生气，直气得抛下老婆孩子远走高飞、隐名埋姓，二十年后再回来清算他的亲族乡党。

中国人生了气，有时像滚水，有时像火山。抗战军兴，中国人蓄怒待发，出气的对象有变化，先对外国，后对本国。许多事我或在局外、或在局内，许多人我或者理解、或者迷惑。许多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不知道何时、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，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，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。原来人的情绪那么不可测，后果那么不可

预估，许多人这才修心制忿。

出入于两种怒气（对外国和对本国）之间的我，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，构成《怒目少年》这本书的内容。继《昨天的云》之后，这是我的第二本回忆录——应该说是第二部分。它记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，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，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。“两种怒气”的消长即发生在这段日子里。

2

写回忆录需要回忆和反省，需要资料帮助回忆和激发反省。要清理五十年前少年事，得找到五十年前少年人。一九八二年，我对中国大陆展开了连续四年的通信搜索，向“隔世”寻找我“前生”的旧识。那时，中国大陆的经济繁而未荣，要他们花两元人民币回一封航空信是个负担，我到集邮商店高价买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贴在信封上，打好通信地址，把信封一个一个寄给他们使用。那几年，我几乎每天收到由中国大陆来的信，补足这本书需要的资料（抗战生活），也为我写下一本书提供助力（内战经验）。

五十年了，经过那么长的战争和那么多的政治运动，旧人怎会仍在原处？不错，内战期间的大迁徙，战争停止后的大整肃，他们在数难逃。他们的星球爆炸了，他们散落在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、青海、云南、广西、四川，做旧世界的碎片。谢天谢地，他们还活着。种种磨难都是事实，可是他们活了过来。谢天谢地，外面风传的大灭绝并未发生。

这些人，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？这多亏了中国大陆各地的侨务办公室，简称“侨办”。大陆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级政府都有侨办，即使乡镇也有一个人兼办这方面的业务。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，他们一定有办法弄个水落石出；只要我能提出某人“最后”住在何处，他们也多半能有个交代。他们人口管理严密，名不虚传，侨办执

行政策之彻底我们自叹弗如。——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一九八六年以后，四海交流，统战成功，除了有影响力的侨领，很难、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们的回信，时也，势也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无论如何我感谢他们，我的愿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实现。我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，写在日记里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。

3

我还需要阅读。我读战史、方志、名人的回忆录，我从那些书里没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。我说过，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，贴近泥土的“黔黎”，历史忽略了他们，不愿笔生花，但愿笔发光，由我照亮某处死角。说来伤感，打开那些书，皇皇巨著之中，赫赫巨人之下，青年只是一行数字，军人只是一个番号，县长乡长无论有多大贡献，总司令也不知道他姓张姓李，少将以上的部队长才有个名字，下级官兵只在“伤亡过半”或“全体壮烈牺牲”之类的官方用语中含混提及，无定河边骨向来不设户籍，更无论老百姓的汗和泪了。那些书里有天下，没有苍生。

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发现一大批刊物，是中国大陆各省各县印行的《文史资料》，这些刊物在各省各县政协的主持下定期出版，他们长期搜集整理地方史料，做成记录。这一批刊物对我帮了大忙。

以我涉猎所及，一九八二年以前你很难找到信史。但《文史资料》记邻里乡党之事，影响甚小，上级不甚指导，执笔者又多是十室忠信，朴实无华，他们大概还没听说“上帝给我们语言文字，正是要我们掩饰事实”，或者听说过，还不能领会，他们居然不偏不倚地写出许多真相来。——我自己身历其境的事，是真是假我当然知道。

我从这些事件里走出来，现在又借着阅读走进去。我找到日期、地点、某人的名字和数目字。我需要的正是这些，难遇难求的也正是

这些。本书出版以后，凡是我当年生活过的地方，峰县、阜阳、南阳、内乡、汉阴、安康，我都会寄书给它的政协、文史办公室，附一封我的感谢信。一如第一本回忆录《昨天的云》出版以后，我曾寄书到苍山、峰县、郟城、宿迁。将来第三本回忆录出版，我也寄书到宝鸡、南京、上海、沈阳、秦皇岛、天津、宝坻。

根据《文史资料》中的线索，我在大陆上买了一些书。隔洋买书，我的办法是“不管有鱼没鱼、先撒一网”。看见书名，猜想它的内容，买来再说，网中也许空空，那么再撒下去。幸而大陆上出版的书，书名和书的性质大致符合，不像台湾，书名往往脱离书本单独供人欣赏。感谢大陆亲友，他们在官吏的猜疑下、在人与人还不能和睦对待的地方办事，忍受公车司机的呵斥、乘客的互相践踏、书店职员的眼、邮局柜台的颐指气使，寄来我需要的著作物。我也把他们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，写在日记里，保存在通信的档案里，但是不必写在这里。

那些书多半以内战四年为背景，演说历史巨变。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，但是它使我重温恐慌、焦虑、虚无，以及在绝望中挣扎的本能，到了我写下一部回忆录，成了无形的助力。感谢这些著述者。

4

在《昨天的云》里那样年纪，我们思想单纯，七窍混沌，受父母庇护，无须面对挑战，眼睛明亮然而只朝空气看。没关系，只要你长大。

在《怒目少年》那样的年纪，开始窗隙窥月，雾里看花，一路挺胸昂首，没有天使指引、先知预告，自以为是，坎坎坷坷。没关系，只要你长大。

人活着，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，少年时底片感光，不曾显影，一直储存着，随年齿增长，一张一张洗出来。

下一本书我打算写三年内战。那三年我又大了几岁，“摄影机”的性能提高，并且知道世事有远因近果，有表象内幕，有偶然必然，有真诚伪装。重要的是学会了作出决定并面对后果，在惊骇、抗拒、疑惑、悲痛中认识人性，长大真好。

长大了，由窗隙窥月、中庭步月进入“高台玩月”，人生的秘密次第揭露，应验了《圣经》上的话：“所有在暗室中隐藏的，都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。”种种昨日，作成了一个人，这人凭天赐的基料作成了一卷或几卷书，这一生算是“还诸大地”。

米兰·昆德拉说“回忆是依稀的微光”，我的回忆“在我大量阅读有关史料之后”是望远和显微。

克莉斯蒂说“回忆是老年的补偿”，我的回忆“在我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后”是生命的对话。

有些中国老人怕回忆，如果他是强者，他有太多的孽；如果他是弱者，他有太多的耻，两者俱不堪回首。他的回忆录不等于回忆。

有些事情我还得仔细想。生命不留驻，似光；不停止，似风。山川大地尽你看，“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浮云。”实际上也带不走，连袖子也得留下。不能携带，只有遗留或遗失，这是生命的特征。

现在，电视、报纸天天有人谈论青少年。正是：

水流少年色，风飘少年春。

未了少年事，又有少年人。

上帝在天上，他们都会长大。

5

《怒目少年》本来由我自己出版，老友黄力智兄督印，吴氏图书公司吴登川先生发行。现在加以修改增订，请尔雅出版社隐地先生出版，修订的缘由，卷末《难忘的岁月》一文作了交代。

《怒目少年》的写作和发表，得到多位编辑人的支持，他们是：联合报副刊主编痲弦先生，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应平书女士，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主编梅新先生，新生报副刊主编刘静娟女士，美国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田新彬女士，《中国时报》副刊主编杨泽先生。

目 录

由兰陵至阜阳路线示意图

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主要路线示意图（第一图）

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主要路线示意图（第二图）

与生命对话（代序） 1

第 一 部

1 出门一步，便是江湖 3

2 最危险的事情最简单 7

第 二 部

1 我，一个伪造的人 15

2 要皇宫，还是要难民营？ 18

3 撒豆成兵，聚沙成塔 21

4 我是校长，不是总司令 26

5 我一定能带好你们几千个娃娃 30

6 “入鲁”并未认真实行？ 33

7 战争是一架机器，制造秘密 37

8 师友，在光阴里 40

9 莫等闲小看了疥癣之疾 44

- 10 将门子弟品尝抗战滋味 49
- 11 这样那样，渐渐长大 52
- 12 都是生物惹的祸 57
- 13 小说女主角会见记 63
- 14 贫穷的母亲养育了太多的孩子 69
- 15 五叔毓珍 73
- 16 一百块钱欠了四十年 78
- 17 群众的愤怒转向了 83
- 18 那天，战争几乎吞噬我 89
- 19 我不敢感谢上帝 92

第三部

- 1 跟着摩西过红海 99
- 2 梦中，文峰塔上的歌声 102
- 3 从流亡三部曲中醒来 105
- 4 把好酒留到末日 109
- 5 世界上最长的散步 114
- 6 黄土平原上一行脚印 120
- 7 宛西，我闻我见我思 124
- 8 汉江，苍天给我一条路 127
- 9 一个读庄子的人谈论政局 132

第四部

- 1 如果……这里就是江南 139
- 2 最好的哲学老师 144
- 3 凡是你不知道的事就是新闻 148
- 4 从军文告引发澎湃的热情 152

- 5 悲壮与荒谬：无可评论 158
- 6 牛老师，戏剧与人生 162
- 7 新师表如此如此 166
- 8 孤雁不堪愁里听 170
- 9 爱情，苦闷的象征？ 174
- 10 千里万里，爱情的网罗里 177
- 11 打日本，我过足瘾了！ 181
- 12 总得让我想一想 186
- 13 抗战胜利，别有一番滋味 189
- 14 形象是日渐磨损的币面 194
- 15 迟到的歌声：散了吧 197
- 16 王吉林：死有锐于利刃 201
- 17 兴安日报，文学之路第一步 206

第五部

- 大结局 215

附 录

- 难忘的岁月 223

—
第
一
部
—

1 出门一步，便是江湖

诗人郑愁予的名句：“出门一步，便是江湖。”离家五百里算是很远了，哪想到后来更远，更远……

我一生漂泊无定。十四岁的时候开始“半流亡”，离开家，没离开乡。十七岁正式流亡，离开乡，没离开国。后来“国”也离开了。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，一身之外，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说不完。

现代中国，有个名词叫流亡学生，它前后有三个梯次：第一梯次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，东北青年入关。第二梯次，“七七”抗战开始，沿海各省青年内迁。第三梯次，内战期间，各地青年外逃。我是第二梯次，也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。那时流亡是一种潮流，流亡的青年千百万，流亡很苦，很孤独，有时也壮烈，危险。

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离开家乡，前往安徽阜阳。一九四二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年头？

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，我十七岁。

那是中国对日抗战第六个年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（依照欧美人的说法）第三个年头。那年中日两军在浙赣路会战，在太行山会战，在湖北宜昌会战，在湖南长沙第三次会战。这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，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，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，与苏联苦战。

那时，山东省铁路公路沿线的据点，腹地重要的城镇，都驻扎日军，我们称为沦陷区。但日军以线制面的构想完全失败，广大的农村和山区由两种武力分治，那就是：国民政府派出的正规军，老百姓称为中央军，加上亲国民政府的游击队，他们的地盘称为游击区；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，老百姓通称之为八路军，开辟了解放区。今日话当年事，这些名称先要交代一番。

那时，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属国，先用暴力侵略，后用怀柔安抚。但是，民族主义是无法融化的冰。中国人对暴力造成的

伤害不忘记，对怀柔施与的恩惠不感激，想加减换算，没那么便宜，大家指天为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尤其是年轻人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，骂“日本鬼子”，唱《中国的青年遍地怒号》。

中国人管日本人叫“鬼子”，一直叫到抗战胜利，叫到对日和约签订，叫到一九七几年，我在台北进电视公司当编审组长，政府官员以电话指示，电视剧对白的“日本鬼子”一律换成“日军”或“日本军阀”，大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改了口。

对日和约签订后，日本政府在台北设立大使馆，抗战时期的愤怒青年虽然渐渐老大，胸中怒气未消，每逢行经馆外，总要对着太阳旗骂句脏话。日本在台北举办第一次商展，开幕之日，群众一拥齐上，把日本馆的太阳旗扯下来。

且说华北的“沦陷区”里，日本控制学校，修改文史课程，培养以日本为宗主的思想，办理各种亲日的活动。青年人和他们的家长拒绝这样的教育，大批失学的青年另寻出路，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成立了一所又一所战时学校，收容他们。在日本的高压之下，中年老年懂得世故分寸，可以苟全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看鬼子不顺眼，心里窝一把火，留在家里很危险。“出门一时难”，但是在家已非千日好，家长们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出去。
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名字，成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。都说那个时代是洪炉，说这话的人自命是铁匠，他要把人百炼成钢。现成的燃料，那就是每人胸中的怒火。半个中国给日本占了，国仇家恨。铁匠以高明的技术使我们自我熔化，再乒乒乓乓打造。

小时候，我身体孱弱，家乡话有个很好的形容，叫“病病歪歪”。老师家长从来不督促我用功，而是叮嘱不要太用功。有一次，母亲带我去外婆家，一连几天没上学，等我回学校上课，跟那些不知情的老师同学见了面，有人问我：“好了吧？”他们以为我又病了。我家虽住在乡下，但世代重视子女教育，做流亡学生纵然千辛万苦，父母终于下了

决心，我已十七岁，实在不能再拖延了。

这一年，鲁籍名将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，率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，就地成立“私立成城中学”（不久改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），收容山东逃出的流亡青年。阜阳离我家五百华里，那时交通不便，人们又安土重迁，我的家乡兰陵县一带没人去过阜阳，没人听说过这个地名。只因为李仙洲是山东长清人，山东老百姓相信他；只因为我的二表姐已经早走一步，入学读书；只因为那时基督教掩护抗日青年，而我家是基督徒。所以我在今年夏天也到了阜阳，从此天涯海角，再无归路，山东，临沂，兰陵，永远只能在地图上寻找。

七七事变发生后，有一个青年对他的母亲说：“我已经十八岁了，不应该留在这里，我要去参加抗战。”

母亲非常感动，问他打算跟谁一起。

他说：“我去参加八路军，您看好不好？”

母亲说：“很好！很好！”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。

三年以后，这个青年的弟弟对母亲说：“我也十八岁了，我要去参加抗战。”

母亲非常感动，问他打算跟谁一起。

他说：“我去参加中央军，您看好不好？”

母亲说：“很好！很好！”动手为儿子准备行李。

可怜的老百姓，可爱的青年，他们怎能预料，他们以后用很多很多时间互相厮杀。

那时，有人到大后方（后来叫做国统区），有人去解放区（当时也叫共区），大半由因缘决定，人人以为殊途同归，谁能料到这一步跨出去，后来竟是刀山血海，你死我活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二十二中的老同学屡次受到严厉的责问：你当年为什么不投奔解放区？被问的人哑口无言，因为它实在没有答案。

一九八零年，中国对外开放，内战期间逃出来的人回乡探亲，回首三十多年，家乡的亲人少者已壮、壮者已老、老者已死，历劫余生悲愤